

袁宗道与《戒坛山》游记

张建奇

袁宗道(1560~1600),字伯修,号玉蟠,又号石浦。明代文学家,明湖广公安(今属湖北)人。万历十七年(1589)会试第一,选庶吉士,授编修,官至右庶子。“公安派”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,与弟宏道、中道并称“三袁”。荆州公安人。万历十四年(1586)礼部会试第一,次年任翰林院编修,授庶吉士。在复古派极盛一统的情况下,他独推白居易、苏轼,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万历二十五年八月,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,“鸡鸣而入,寒暑不辍”。万历二十八年秋,在北京“竟以意极而卒”。终年40岁。光宗继位,赠礼部右侍郎。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,又注重学习前人“古文贵达”的精神,先后发表《论文》上下两篇,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,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这两篇论文批驳

前后“七子”违反文学发展规律,倡导剿窃蹈袭、复古倒退的谬论,主张作家应“从学生理,从理生文”。万历二十六年,三袁共同发起,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“蒲桃社”,吟诗撰文,抨击“七子”。为人神清气秀,稳健平和。居官15年,“省交游,简应酬”,“不妄取人一钱”,身为东宫讲官,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,几至不能归葬。著有《白苏斋集》22卷行世。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,多是有感而发、率真自然之作。代表作有《戒坛山一》、《上方山》、《小西天一》等,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容贫乏的缺点。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。

袁宗道曾写过两篇《戒坛山》(一、二)游记散文,收录在《白苏斋类集》中,这两篇游记对我们了解袁宗道和友人在戒坛寺的游览的所见、所闻有所帮助,同时也为我们

研究戒坛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现将这两篇游记收录如下:

戒坛山一

戒坛山,西山幽深处。入山二十里,始见山门。有高阁,可望百里。浑河一带,晶晶榭间。阁后有轩,度岩上。出轩右行数百步,乃达戒坛。坛在殿内,石为之,坛周围皆列戒神。阁前古松四株,翠枝穿结,覆盖一院。月写虬影,几乎满地。最可喜者,松枝粗於屋柱,去地丈许。游人持杯行其上,如履平道。时王则之、黄昭素、顾升伯、丘长孺诸公,俱坐松下看月。从下观者,闻笑声,皆疑鹤鹤之宿树杪矣。

此文较典型地反映了袁宗道小品静态凝观式的审美风格。作者采用客观白描手

法,情绪、感情已经淡化甚至消失,只是用一种知觉寂静观照、扫描。在文章的前一部分,作者视点游移而入,是凌空俯瞰,只加点缀,绝不评论。而后一部分则突显细部,其场景有坛、有殿、有屋、有树、有游人在观月,亦有咳嗽声,却仿佛鹤鹤之宿树杪在深夜被惊吓的情状。这种描述方式属于一种静照,景物组合方式不是叫人去享受其美感,譬如中郎小品之才情涌动,益人心智,而是排除主观让景物还原,“是其所是”。青松翠枝,虬影满地;月华空泻,人如蹈虚;在宛如鹤鹤咳嗽的背后,是一种无尽的虚空,诚为禅寂之境。

戒坛山二

戒坛山以洞胜,鹿涓洞尤为诸洞第

一。予既登山顶,峰如聚壤,水如曳绉。顾见右腋峰腰间,朱榭掩映,度有异景。遂弃诸公,横度数十间,至一径,迷不得前。适一僧曳杖徐行,予大呼不应,以手招之,乃就予。予问:「师何处人?」微笑不答,盖聋僧也。予指榭所,僧遂前导。转山麓可里许,始达洞门。讯他僧,始知为鹿涓洞。予入洞礼佛毕,偃仰石榻上,脚力稍复。乃命小僧持烛前引,洞中严净宽敞,两壁石乳滴沥成物状,如绘画者,不可胜计。一井绝深,投以瓦砾,宛转铮铮,食顷方歇。僧云:「此井通浑河,往有人罅一罅置井中验之,果从浑河出。」予再探诸洞,俱浅。遂返方丈,修谈所见诸公。王则之强言不须游。余笑曰:「至戒坛不见鹿涓洞,与坐宣武街宅中何别?」洞中多鹅管石,可入药,予以语昭素,昭素始大悔不游。

城子存冰八百万

赵永高

清朝末年,政府软弱无能,洋人到处横行。人民群起反抗,爆发了义和团运动。北京西部,永定河、清水河沿岸,你就数吧,村村响应。从下数:上岸、石厂、石门营;安庄、胡林、斋堂城;上下清水和塔河,马栏、黄塔最有名。“扶清灭洋,替天行道”的告示,设坛练拳的组织,喊出了人民的爱国心声。

再说这八国联军。你知道是哪个八国?英、美、日、德、意、法、奥、俄。以“黄种人敌视白人”“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”为理由,用传教作掩护,干贩卖鸦片,掠夺中国财富之实。这是历史,重温一下而已,咱们接着讲故事。

话说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,火烧了圆明园,听说京西还有一城,就是现今的城子村,他们便像饿虎扑食一样,飞速而来。来到村北头,碰见了一个捡粪的老头,停住人马,领头的带着翻译上前问道:“老头,前边可是城池?”

老头说:“是啊,前边是城子。”

“那里有没有存兵?”翻译又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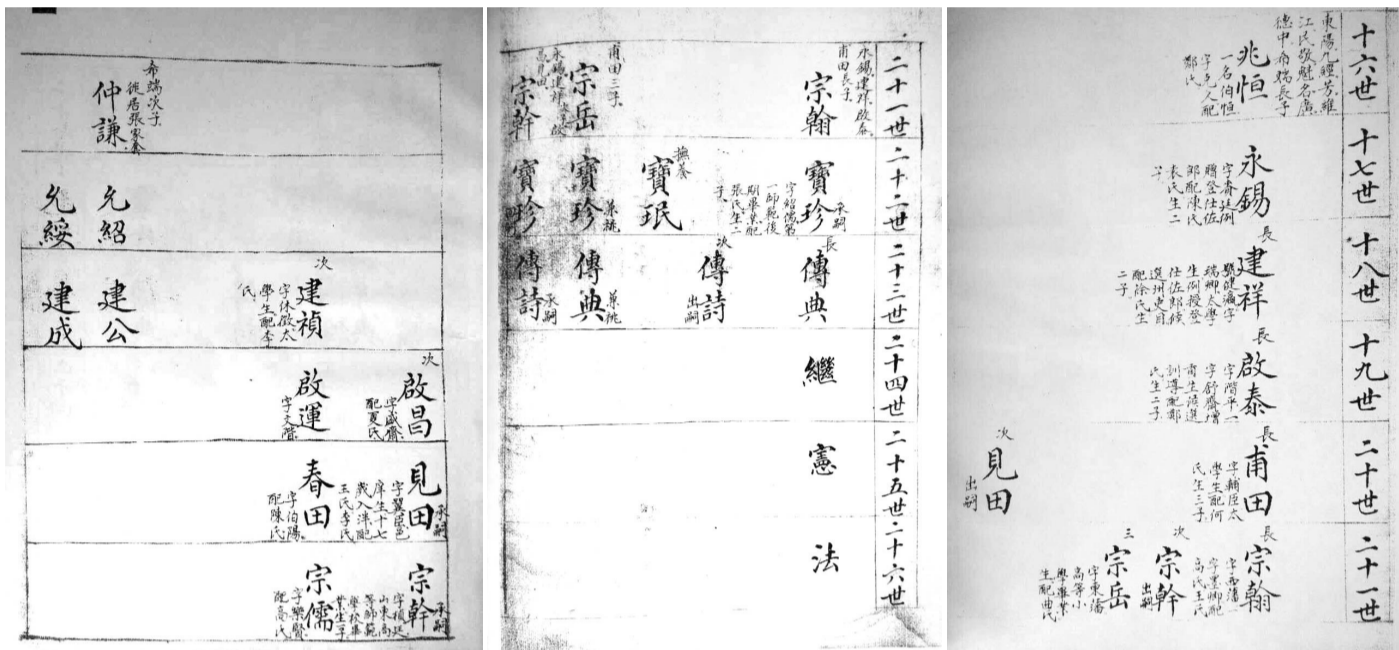
老头说:“有,有的是,谁都知道‘城子存冰八百万’。”

这城子存冰八百万刚一出口,吓得八国联军急转马头,连跑带滚奔了永定河西北,这城子村才算免于难。

你道这是何故?老头说的“城子”,他们当成了“城池”;老头说的“存冰”,他们当成了“存兵”;

其实,城子存冰是多少,谁也没有统计过。你想啊,冬天打冰存窖内,夏天用于保温凉,谁还管它一共是多少斤,还是多少方吗?“城子存冰八百万”告诉我们的是个历史,是个以冰降温消暑的昨日历史。

这“城子”与“城池”“存冰”与“存兵”的谐音故事又告诉我们一段历史事实,那就是八国联军侵中国,群起反抗理应当。要想不受洋人气,只有国富民也强。



第一张

第二张

第三张

《左氏族谱》入藏“国图”古籍馆

——藏书录之七

左慎五

盛世修谱。21世纪初,山东滨州、淄博等地左氏后裔筹组《左氏族谱》第三次续修委员会。在征集资料过程中,发现一册手抄的《左氏族谱》残卷,毛边纸,线装,高27.5厘米,宽19厘米。笔者与收藏者联系,得到一份复印件。经考证并确认,这是第二次续修本,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左右,二十一世宗幹主持编修并手抄,毛笔字为赵(孟頫)体,未付梓。历经战乱,保存至今已逾八十年。

据左氏始祖莹墓碑(今已无存)记载:“大明洪武四年(1371)自直隶(今河北)枣强

迁于山东长山(1956年并入邹平)焦家桥”始祖星午,二世理,三世真九……”数代单传,现已传至二十六世。族人大多聚居邹平焦桥镇,部分散居于邹平、桓台其他村镇及济南、北京、加拿大温哥华等地。

经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(北京文津街7号京图图书馆旧址)联系,得知该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收藏的《左氏族谱》,仅有民国十年(1921)《济阳郡左氏合编族谱》中的《昌阳左氏族谱》第一至六卷,含今山东莱阳、莱西、辽宁铁岭等地的左氏。其先祖自直隶枣强迁山东济阳,后迁章丘,又迁至莱

阳,已历二十余世。其他各地族谱情况不详。据该馆提供的资料,目前已知的《左氏族谱》,包括手抄本、木刻本、木活字本,共有二十四部,其中二十部分别收藏于北京、湖南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、云南及美国、日本各大图书馆,四部为中国国家谱网藏品。为此,已于2010年11月将《左氏族谱》(1935年手抄本残卷复印件)及新编《左氏族谱——星午之总谱》(2009年第三次续修本,左宗祥主编,精装)各一册,一并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。登录该馆网站“www.nlc.gov.cn—古籍—地方志·族谱”可查。

朴素清馨的写作

——读柴华林《竹风清幽去凡心》有感

竹风清幽去凡心

最初认识柴华林老师,是在永定楼广场《永定楼记》碑刻上。400字的《永定楼记》,将永定楼的“飞阁流丹,重檐微翘,依傍山峦,相夹水岸”之磅礴气势,源远流长的永定河文化内涵及特色之景观,有声有色地描写了出来。

非常有缘,一次座谈会上与华林老师邻桌而坐。之后,我向他提出一个请求——将他的作品集送我拜读。不久,他愉快地将先后出版的“姊妹篇”随笔集《当空水月洗尘埃》和《竹风清幽去凡心》(以下简称《竹风清幽》)送与我。

我先拜读了《竹风清幽》。之所以先读《竹风清幽》,一是封面淡雅,与书名中“清幽”非常契合。二是唤旧梦、话红楼、多少梦等多篇“红楼”佳作,及关于读书、写作作品,吸引了我的眼球。自己固然写了一些短文,但对“红楼”的了解、对小说随笔散文的写作,还是非常肤浅。所以,想从华林老师佳作中汲取些养分。

《红楼梦》问世至今,不仅引起众多学者专家的兴致,而且已经形成独一无二的一门“红学”。华林老师对“红楼”的研究,可谓情有独钟,撰写了很多文章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,《竹风清幽》一书中,有7篇文章专门谈“红楼”和曹雪芹、脂砚斋,另有八九篇涉及“红楼”与红楼中的相关人物。如,他在《竹窗风影话红楼》中谈到他读《胡适论红学》之看法时,说“在胡适眼里,原来《红楼梦》无论是在思想上、文学技巧上都并不高明。关于这一点,我与先生的观点不同。我认为自明清以来,无论是思想上,还是文学技巧上,最好的文学原创还是《红楼梦》。”这是随口一说的简单评断吗?只有熟读精读“红楼”才敢说。

华林老师读过多少遍《红楼梦》不得而知,但从《秋蝉声声唤旧梦》《竹窗风影话红楼》《雪芹之死》《红楼多少梦》等文章中,可以感知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衷情。他说,我“读了许多书,但让我唯独难以放下

的就是这部《红楼梦》。”(《红楼多少梦》)“孤灯下,读的最多的就是曹雪芹的那部《红楼梦》,读的最熟的是有脂砚斋朱字眉批的《石头记》早期抄本。”(《虚拟的梦》)他认为“曹雪芹《红楼梦》写出了千古绝唱,无人比拟。”(《又踏杨花过谢桥》)他说:“曹雪芹有两枚闲章,一枚是‘燕市酒徒’,一枚是‘画外人顽’,从两枚闲章看出曹公的气节和修养。”(《一个她,一个文学》)华林老师不仅反复品读《红楼梦》,研读《胡适论红学》《红楼梦辨》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《儒林外史》等,还情真意切地以诗抒怀。如,他在《斑斑泪笔眉批语》文末撰写的七律一诗,表达了对“红楼”手抄本及眉批者的思念仰慕。这首诗如下:满怀伤感品红楼,真情笔墨传千秋。一芹一脂血泪书,朱笔眉批书中留。十年心血著一书,谁解作者苦中愁?斑斑泪笔眉批语,随读伴有泪痕流。还有《红楼多少梦》开篇诗词,既写出

“红楼”的“晴天真海”,十二钗的“红颜薄命”,也写出作者对《红楼梦》的深沉心情。读《竹风清幽》一书,还可感知华林老师对读书和写作的执着专注态度与笔耕不辍精神。《竹风清幽》一书的70余篇文章,每篇文章都那么平实鲜活,有灵气有朝气。华林老师的笔下,有读书之杂感,有轻轻松松的游记,有亲人间情感思念,有春风夏雨、花鸟鱼虫杂记。不管写什么,他始终认为:“真正写作是在没有任何功利的前提下,一种自然放松的写作状态。”要“意在心间,文在笔端。”正如他在《写作点滴》中所说,要“用自己的语言,写心灵颤动的故事。”用“优美的情感和优美的心灵。”尽量少一些矫揉造作、装腔作势,多一些专心致志,因为“好的文学作品,语言朴素、平淡、自然、亲切,有内涵。”笔者认真品读了华林老师关于写作的文章后,好似重新补习了一次写作课,受益匪浅,感悟良多。

张栓柱/文

推荐一本好书

区文化委员会、区图书馆协办